

无法走入的森林

张新慧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摘要】《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的代表作。问世以来，文学家们对它的研究一直没有停过，与爱情分离的性是小说的中心之一，这是一部独具现实主义的小说，笔下不堪的现实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生存与死亡，性与不性，从本质来说，就是人面临不可避免的抉择，本文对直子、渡边等角色的心理状态出发，分析小说中人性主题：本我、自我和超我，并探讨人物背后的意义：当困惑笼罩于人生命内核时，人性又将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走出森林的桎梏，或许是一种生存之道，正是自我和超我的较量中，对自我的超越。

【关键词】挪威的森林；爱情；友情；青春；生与死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9.417

《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最有名的小说，也是其作品中最容易看和写实的一部。没有神出鬼没的迷宫，没有卡夫卡式的隐喻，没有匪夷所思的情节，只是用平净的语言娓娓讲述已逝的青春，讲述青春时代的种种经历、体验和感触——讲述青春快车的乘客沿途所见的实实在在的风景。

《挪威的森林》是村上在手法上改弦更张和怀有青春危机感的必然产物。通过这部作品的创作，他想要用现实主义来一场与以往不同的“正面突破”，也想对青春时代——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的青春时代做一个总结性交待。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本月的迷失是渡边彻和直子故事的开始，是两个甚至六个孤独的灵魂的碰撞的开始。每个人坚守着自己的森林，向外宣告，生人勿近，只是因为自己心中的一片小小的、隐匿的森林早就有了归属。

直子之于渡边彻，就像永泽之于初美，爱而不得，爱而难得。渡边彻可以一言不发地跟在直子后面走上好几公里，可以为了听她哭诉放弃回去的最后一班车；初美为了永泽默默隐忍，明知道永泽并非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也不放弃在他身后追寻，直至放弃自己的生命。渡边彻和初美都是为了爱可以无限包容对方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那个特定的人可以填满自己内心缺少的一块。所以当绿子疯狂对渡边彻示爱的时候，渡边彻选择动心而极力克制，当永泽离开日本前往德国、初美多年后嫁给另外一个人，她选择了自杀。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是，我爱你，并且我只爱你，在这个冷漠的世界，只有你可以让我感受到温情，只有你是我的解脱，也只有你，是我一辈子的枷锁。

村上春树是在南欧生活特有的感伤和孤独气氛的包围中一边回忆已逝的青春一边创作这部长篇的，作品的情境和村上实际置身其间的情境在一定程度上是融为一体的，而这无论对于村上本人还是对于他的作品都是个例外。可是

管怎样，即使“具有极重的个人性质”，即使主人公是作者的“分身”，《挪威的森林》也不是自传体小说，更不等同于自传。《挪威的森林》没有演示大跨度的想像力，没有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怪诞描写，而是大体老老实实讲述主要在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之间发生的爱情故事，用村上的说法，读起来“觉得自然”。如果说寓意的话，直子代表着死，绿子代表着生，拥抱绿子即意味着拥抱生存，直子是生活在过去的人，绿子是生活在现在的人，纵观全书，一直生活在生的一侧的只有绿子，直子和渡边是于阴暗森林徘徊的人，玲子是重生的人，永泽早已陷入阴暗森林，不自救，也不让他入救，以另一种意义在活着。只有绿子可以将渡边从那边阴暗森林中拉出来。直子看到了这点，对于生性不喜欢拖累别人，不想要伤害别人的直子而言，与其让渡边被自己拽着在这边森林徘徊，不如放手让渡边走出森林，而她自己则迷失在这边森林之中，追随木月而去。

《挪威的森林》之所以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影响那么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通俗而完整的故事，而且是爱情故事、独特的爱情故事。所以说通俗，是因为里面没有不知何所来不知何所去的双胞胎女郎，没有神神道道的羊男和同样神神道道的海豚宾馆，更没有莫名其妙的夜鬼和忽然比例失调的大象。村上很会讲故事，有条不紊，娓娓道来，读起来十分引人入胜，让人享受到一种阅读特有的快感。更吸引人的是，这个通俗而完整的故事还是个爱情故事。不管村上本人和部分批评家如何否认，是个爱情故事或“青春物语”这点应该是不错的。青春离不开爱，《挪威的森林》也是如此，从而构成一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能说渡边同直子和绿子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或者没有恋爱吗？那明显超越了友爱程度。直子或许没有真正爱过渡边——“直子连爱都没爱过我的”——但渡边对直子的感情应该出自于爱。

对于直子他其实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责任，一种愧疚感，而这些感觉在他的头脑里与爱情的定义混淆了，其实他也是比较孤独的人。两个孤独的人抱团取暖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

事，但越深入便越迷惑。绿子对于他的爱情是发自内心的，但他认为如若做出了回应那便是对直子的不忠。他也考虑过自己到底是不是爱直子，答案有了但他不愿意相信，与其说是不想去承认他的直觉错误，他更想是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一个闹剧。就像是一场梦，梦醒了，一切还都是原来的样子。直子的死亡让他认清了自己的内心，也让他更加明白了爱情这件事，他一直固步自封在自己的圈子里，忽略了太多的东西，其中就包括他真正的心意。与渡边相比，她与木月可能更接近于爱情，但也只是接近而已。好多事情都只是顺其自然，青梅竹马，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了，并没有掺杂太多深刻的思考，多了份随意却少了份诚恳，对于自己内心的诚恳。木月死后，她开始把那份感情转移到渡边上，但其实她并不爱他。她对他的感情更多的是依赖，是放纵，是把他的心握在自己的手中。其实从很早以前她的人就病了，心也早就死了，渡边是她的唯一救命稻草，但是在抓住之后她才发现原来事实并不是这样。她早已经堕落到别人无法拯救的地步，她的身心都已经疲惫不堪了。死亡是她的解脱，也是她注定的结局。与她相比，绿子的世界是明亮的，充满光彩的。虽然生活贫困，历经磨难，但她却依旧乐观开朗，积极向上。她有着男孩子一样的洒脱与霸气，也有着女孩子家的拘谨与犹豫，她的性格可以说是更契合渡边的，但是只可惜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渡边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她对待爱情是很勇敢的，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敢于表达自己的心意，即便是没有得到喜欢的人的回应，她也乐此不疲。

不错，如渡边自己所说，他和直子之间情况极为复杂，千头万绪，而且由于天长日久，实情都渐渐变得模糊不清，可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直子应尽的责任。而那种责任感，较之友情，更多的还是来自爱情。渡边最大的优点就是坦诚，他说爱，便是真的在爱。因为爱，才产生责任感，才一直希望直子出来和自己住在一起，才会在直子离开人世后独自失魂落魄流浪一个月之久。另一方面，渡边对绿子的爱或许是有所犹豫和保留的，但绿子对渡边的爱则是那样汹涌澎湃，没有怀疑的余地。而《挪威的森林》与一般的爱情故事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首先《挪威的森林》展现了性与爱的分离，或者说爱未能归结为身心合一即肉体和精神融为一体这一传统“恋爱小说”的形式。正因为恋爱采取了新的形式，这个爱情故事或者青春物语才如此引人入胜，如此刻骨铭心。《挪威的森林》更可以看作主人公渡边的“成长小说”。除了坦诚之外，渡边的另一大特点便是纯真。他爱不释手——“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也是个历经坎坷而始终不失纯真的典型人物，为了与往日情人黛西重温旧梦而不惜任何代价，而死于阴谋时也带着诱人的迷梦。《挪威

的森林》中描写了许多人的死亡，村上想藉此描写剩下来不得不活下去的人们或事物的姿态。事实上渡边也最后穿越了那片无边的泥沼和阴暗的森林，开始同现实世界接轨，摸索新的人生——借用村上的话，“所谓成长恰恰是这么回事”。

这并不是一本完美结局的小说，但的确具有日本文学独特的魅力——美的残缺。她们都在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刻选择消亡，像灿烂却花期极短樱花一样，凄美地凋零，这一切都渗透着日本物哀美学的气息。“死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实际也是如此。我们通过生而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软弱无力——我形影相吊地倾听这暗夜的涛声和凤鸣，日复一日地如此冥思苦索。村上说过，他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孤独的，所以需要深挖洞，在深处与他人共通。无论在生活中还是爱情中，这种孤独感总是伴随着自己。也是我在有了这种感受之后偶然读到村上的书，便一发不可收拾。他在书中对孤独有自己的解答。其实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好好活着，享受孤独，把玩孤独，享受孤独带来的感受，不怨天尤人，努力生活。

既然作为年轻人，保持积极入世的态度不可或缺，同时无谓等待，不厌烦枯燥，因为美好永远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等着你，只是时间问题。也许我们在半路上会迷茫，无法感受到美好的存在，有过坚持不下去的念头，可以试一下和渡边彻一样，背上行囊，一个人环山游水一遭再回到原来的地方，肯定会有很深的感触。即使没办法身体力行，也可以尝试心灵上的旅游，总会收获到什么的，总有什么东西能与你产生共鸣。也终会有一片森林，拨开迷雾，敞开心扉，让你可以无所顾忌，一往直前。

参考文献

- [1]王仲男,方环海.基于互文性理论下的语义风格对比分析——以林少华和赖明珠译《挪威的森林》为例[J].美与时代(下),2021(07):51-56.
- [2]于菲.基于语料库的林少华译者风格研究——以《且听风吟》《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为例[J].日语教育与日本学,2020(00):297-303.
- [3]李华昌.林少华与他的《挪威的森林》[J].青岛文学,2018(10):113-115.
- [4]左莉娜.《挪威的森林》林少华译本对文学翻译的启示[J].安顺学院学报,2014,16(03):20-21.
- [5]刘家宏.《挪威的森林》林少华译本的修饰性加译研究[D].湘潭大学,2014.